

歷史空間

爭奪帝業的輿論工具——預言

在科學技術比較落後的古代，人們的認知能力十分有限，但對未來的事情又很關心。為了幫人們預知將要發生的天體變化、國家興衰、人間禍福等事情，一些「預言家」便利用識語、謠言、占卜等多種形式，對未來進行「預告」，這便是通常所說的「預言」。

作為一種社會現象，預言流傳廣，群眾基礎深，影響面大，因而它常被統治階級利用，成為爭奪帝位和鞏固政權的輿論工具。由此，便演出了一幕幕歷史醜劇……

為奪帝位，製造預言

在中國歷史上，利用預言大肆宣揚改朝換代有理，奪取帝位有功的，當首推西漢的外戚王莽。漢元壽二年（前1年），漢哀帝去世，王莽扶立年近9歲的平帝登基，自己做了掌控實際大權的「安漢公」。官一大，其稱帝的政治野心也迅速暴露。這時，便不斷地有人報告出現了「祥瑞」，所有「祥瑞」都預示着漢朝氣數已盡，新天子將要出現。於是王莽就將小皇帝毒死，另立了一個兩歲的嬰兒做天子。當月，就有人呈上一塊上圓下方的白石，說是挖井時挖出來的，上面刻有「告安漢公莽為皇帝」八個紅色大字。這分明是說：老天也在催促王莽當皇帝，「天意」怎能違逆？於是王莽依據這條預言，順順當當地當上了「攝皇帝」。後來，「奇跡」愈來愈多，巴郡出現了石牛，扶風出現了石文，還有人獻上「天告帝符」，獻者封侯。字樣的銅符帛圖，都預言王莽該做「真命天子」。還有一個叫哀章的人，精心準備了兩個銅櫃，一個上面寫着「天帝行璽金匱圖」，另一個上面寫着「赤帝行璽某傳與黃金策書」。這裡「赤帝」是指漢高祖劉邦，「黃帝」是指王莽，「行璽」是皇帝的大印。意思很明白，天帝和漢高祖劉邦都示意皇帝的寶座應該傳給王莽。況且哀章準備的「金匱圖」和「金策書」上也都明明白白地寫着王莽應當成為「真龍天子」。哀章將這兩個銅櫃鄭重其事地送進高祖廟裡，交給主管官員保管。王莽得到這一消息後，第二天便趕到高祖廟，拜受了這兩個「神櫃」，接受了漢高祖傳給他的「行璽」，並昭告天下，堂而皇之地廢了漢帝，當起了新朝皇帝。

為了進一步證明他當皇帝合法，王莽還把九十多前出現的一樁怪事搬了出來：漢武帝太初二年（前103年），大月氏國向朝廷進貢了一隻兩頭四足的大公雞。按說公雞是打鳴司晨的，但這隻公雞卻從來不叫。武帝覺得不吉祥，就讓使者把這隻公雞帶回去。可當使者走到京城西關的時候，這隻大公雞卻突然掉過頭來，朝着漢宮哀鳴不絕。於是當時社會上就流傳開一條謠言：「三七末世，雞不鳴，犬不吠，宮中荊棘亂相繫，當有九虎爭為帝。」對這謠言的寓意，當時人們有種種推測，但眾說紛紛，莫衷一是。直到王莽篡位後，才做出明確解釋：「三七」即二百一，是說從漢高祖開始，過了210年漢朝的末運就到了。劉邦稱帝是公元前202年，過210年是公元8年前後。而王莽宣佈即皇帝位正好是公元8年。這不進一步說明王莽稱帝是符合「天意」嗎？

鏟除異己，利用預言

在爭奪帝位中和奪取帝位後，為避免皇權旁落，有些野心家總是千方百計地剪除異己。為此，他們也常利用預言作為借口。

西晉時期的石苞，是晉武帝司馬炎的開國功臣，官至大司馬，爵為郡公。石苞統領大軍鎮守的淮南，為晉之重鎮，也是抵禦東吳的前線，其戰略地位相當重要，因而石苞的軍隊也很強大。但因石苞出身寒門，不是「太子黨」，故為監軍王琛所輕視，也被出身士族的晉武帝猜忌（他所取代的曹魏皇帝就是寒門出身），對他嚴加提防。有一天，王琛向晉武帝呈上一首童謠：「宮中大馬幾作驢，大石壓之不得舒。」並添油加醋說：有望氣者預言，東南將有大的戰事發生。這童謠中的「宮中大馬」就是指陛下。馬雖大，但一變成驢就成了蠢物，這「變化」的原因就是受到了臣下的欺騙。「大石」是指石苞，他現在在淮南就對朝廷懷有二心，有暗通東吳之嫌，以後必將形成更大



隋煬帝楊廣 網上圖片 王莽 網上圖片

威脅，所以必須及早除之。王琛的這番謠言，更加重了武帝對石苞的疑慮。他思慮再三，覺得石苞必將叛變，於是準備派大軍對石苞進行征討。石苞眼看大禍臨頭，多虧部下孫鑠給他獻上一條妙計，使他依計而行，轉危為安，這才消除了武帝對他的懷疑，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
另一個例子更為典型：南朝宋明帝是個猜忌心很重又非常狠毒的傢伙，他即位後先把孝武帝留下的27個兒子全部殺光。因自己不育，他又把諸王懷了孕的姬妾納入宮中，生下孩子後立即殺掉，將孩子交給寵姬養育，冒充自己的兒子。他又擔心孩子幼小，萬一自己不行了幾個兄弟會來搶奪皇權，於是又陸續將幾個兄弟殺死。最後他又把目標瞄向自己的大舅子王景文和大將張永。他想自己死後，皇后臨朝，王景文自然就是宰相，肯定要篡位；而大將張永身經百戰，軍中官長多是他的親信，也是發動政變的禍根。這二人不除，他死不瞑目。於是，他便編造了一個整腳的謠言：「一士不可親，弓長射殺你」，讓人在民間廣泛傳播。「一士」是「王」字，指王景文；「弓長」是「張」字，指張永。既然天降詭譎說這兩人該死，自然就應替天行道，把他倆除掉。可惜明帝的行動晚了一步，他死前只把毒藥賜給了王景文，卻未來得及收拾張永……他死後不久，劉宋的江山就被蕭道成篡奪，他留下的小皇帝也被殺掉。

鞏固政權，禁絕預言

儘管預言幫了一些皇帝的大忙，但他們卻對預言採取實用主義態度。當預言對他們有用的時候，他們視若珍寶；對他們不利的時候，又視若洪水猛獸，千方百計地加以禁絕。在取得帝位的前後，這兩種態度的反差尤為明顯。

隋文帝楊堅也是利用預言廣造輿論奪取後周政權的。但他當了皇帝後，深知輿論導向的厲害，馬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，明令禁止讖緯（即讖書和緯書，亦即預言）流行。他還不准民間撰寫國史和褒貶人物，想把自己不光彩的篡位歷史一筆抹掉。

隋文帝的禁令儘管嚴厲，但遠不及其子隋煬帝楊廣來得徹底。通過精心策劃登上皇帝寶座的楊廣，上台伊始，就操控輿論，下令嚴禁讖緯傳播，並派出使者到各地搜書，凡跟讖緯有關的圖書一律焚燬。若查出有人隱匿不報，立即處死。詔令之後，民間有關預言的藏書以及一些內府秘籍，都被付之一炬。兩漢以後盛行的讖緯之學從此幾乎滅絕。

然而，防民之口，難於防川。隋煬帝能夠焚燬民間藏書，卻堵不住民眾的嘴巴。由於他的暴虐統治，隋朝末年，國勢衰微，民怨沸騰，社會上出現了許多預言隋朝將滅亡的謠言。有一首民謠這樣唱道：「河南楊花謝，河北李花榮。楊花飛去落何處？李花結果自然成。」顯然，這首民謠是在預言楊家的天下將被李家（李淵）取代。據說，一天夜裡，隋煬帝正在江都的迷樓上尋歡作樂，忽聽一位宮女在高唱這首歌，覺得很不吉祥。於是他便把那宮女找來問話：「這是別人教你唱的，還是你自己編出來的？」宮女答道：「這是我弟弟教給我的。我弟弟生活在民間，他說這首歌在民間到處傳唱，連路邊的兒童都在唱這首歌。」煬帝聽了，沉默良久，然後仰天長歎道：「這是天意，這是天意啊！」不久，隋朝便在農民起義和內部叛亂的雙重打擊下滅亡，國祚只有37年。

來鴻

陶然

品味上海

理應秋天了，中午還是頗熱，但上海之夜明顯有了涼意，從「東方明珠塔」下望，腳下是透明的鋼玻璃地板，一眼可以望穿地面如蟻的人流和車流，不由自主地腳軟，識途老馬指點，不要下望！果然站上去便坦然把上海留在鏡頭裡，身後遠處是滔滔黃浦江水，我們把上海風情捕捉到於萬一了麼？

還是那旋轉餐廳誘人，夜色中，燈火幽暗，在幢幢人影中小心摸索，尋找自助餐各種食物，漫無目的中忽然眼睛一亮，雪櫃裡的「哈根達斯」雪糕！我記起那年夏夜，在香港中環蘭桂坊當街吃雪糕的往事了。

當然自助餐無非是那樣，沒有特別驚喜，我本來就沒有厚望，但那環境不錯，餐廳緩緩旋轉，不知不覺，已經轉出另一個角度另一個新天地，再回來已追蹤不到原位，黑暗中仔細摸索，窗外上海之夜華燈初上萬家燈火，我耳畔彷彿聽見周璇「夜上海，夜上海」的歌聲嫵媚，更把那情景渲染到極處，讓人無比懷念。

暗影中對面有人不忿地說：發電郵給你怎麼不理呀？噢！沒收到呀！真的沒收到。都說是高科技，但電郵有時就是如此誤事，有甚麼辦法？莫非，人際的溝通也要看緣份？但在這裡用餐，自有令人心境柔軟的氛圍。「龍之夢」酒店的自助早餐雖然不錯，但就缺少了這點氣氛，慢慢品嚐咀嚼的氣氛。

說到特色，還是「東方假日田園」的農家菜叫人難忘；但它已不是我想像中的農家菜了，雞鴨魚肉不缺，連青菜也很油，泡在清水碗裡，一會就冒出點點油漬，有人說，你看你看，可怕！想吃進肚子是可怕，但很香呀！這也就應了那一句話：好吃的東西沒益處，不好吃的東西有益處。也許這也是「辨證法」？我並不是頭一次吃農家菜，前幾年，我在北京便給請進一家堂堂的菜館「土老坎」，吃農家菜。既然已經登堂入室做生意，自然是顧客為上，做出來的，當然迎合口味，不會是原汁原味了！因此我並不驚奇，一切以平常心淡然處之，自然也就不見外了。在崇明島陳家鎮，跨進「新農村飯店」，沿着廊簷走進去，兩邊掛着寫上「道德先行」字樣的張張小條幅，在微風中顫抖，特別醒目。我尋思，吃飯的地方有這樣旗海似的條幅，是不是暗含着某種「禪味」呢？

那晚在「龍華寺」享用「人道素菜」，頭盤之後，也是自助形式，一切都是用素料製成，連魚翅也不例外。乙忽然飄然而至，來自上海、蘇州、首爾、香港的大學四個師兄妹，多年後再聚頭，雖然短暫，而且人多，根本就不說了甚麼話，但見了面，知道彼此安好，也就儘夠了。留下一張合影，見證時光汨汨流去，只有友情依然，如當年那樣青春煥發。令人驚奇的是，這裡也有「哈根達斯」供應。芒果雪糕芬芳，我們輕輕在木地板上行走，上海之夜滴滴答答溜走，漸漸傾斜了。

（「秋日上海」之一）



夜上海，不夜城。 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小議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

龔敏迪

孔夫子說了一句漂亮的空話，叫做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這句話不僅歷來被人常常掛在嘴上，即可以用來要求別人，也可以用來自我安慰，連被批判了十年之久的劉少奇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》也對它持肯定的態度。孔夫子說了以後，他的高足子貢附和說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可問題是：你不想做的東西，也許正是對別人有益的；你以為不好的東西，也許正是對別人有益的。所以，這句話操作起來，就會遇到很大的難度。同時不難看出：孔子的愛人的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也充滿了自以為是的成分，因為你的理想不能代替別人的理想，你的處世之道也未必得到別人的認同，總不能什麼都以你的標準為標準吧！不用說，如果這樣來「立人」、「達人」，就已經構成對他人的侵犯。

有一段時間常常聽到有人一方面說：「要解放思想」，一方面又說：「要統一思想」，於是就有人思想混亂起來，這思想是統一得了嗎？正如以前大家相互問都稱呼「同志」，而實際上當時很多人的思想、人生追求、志向並不多。所以被稱作「同志」的時候，大可自問對方：「誰跟你是同志？」而且那時不寫著「階級敵人」的字樣的，怎麼知道對方不是「同志」呢？這和「要統一思想」這句話一樣，最起碼在邏輯上是不通的。自然界如果計數的物種，思想的「寰球同此涼熱」更是不可能的。世界的多樣性，決定了人類實踐活動的豐富多彩，宇宙的磁場裡就是因為各種不同物質的不斷碰撞、相互影響相輔相成，才維持了宇宙恆久的運動。如此看來：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這句話，和「統一思想」一樣，很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亂，拿科學的發展觀來說，它首先是不同科學的說法、思想和主觀意識的一種活動，人們在修養上的差異，所處的環境等等，都可以決定思想活動的範圍的寬窄，開拓的力度，所以是無法統一的。我們能做的，只有調和五味，調理陰陽，調動起一切

魯迅少年時讀書的三味書屋有一副對聯寫着：「儒者屬辭既和平且；君子處世有忍乃濟」。不過，有的時候，總是讓人忍不住要說：儒者的漂亮話，其實是不甚地道的。

心靈驛站

突然而至的花開



桂花是昨天晚上開的。那香氣像一片雲，被一陣風輕輕一扯，就掛在了那樹枝上，那些天的絲縷，在黎明沁涼的空氣裡飄散着，長腳一般，走出很遠。

也就是在昨晚，我的手機上傳來了署名「小姐」的一句話：「桂花香了。」我當時並不在意，但今天卻對那句留言陡生感激。好像這一路上的花開，都是那不知是誰的朋友特意送給我的。雖然那人並沒有

送我一枝真正的桂花，卻讓我清淡的秋天變得芬芳四溢。我喜歡這種留聲式的給予，它讓我收之泰然又心存懷念，輕鬆而愉快。如同晚上到陽台上晾衣服，看見半個月亮那麼亮地照着，我幾乎看見了自己的睫毛在臉頰上森森的投影，這樣好玩的奇妙發現無法與人分享，就一個人留着慢慢享用，想着想着會突然對自己笑出聲來。

桂花的花朵很小，比米粒大不了多少，可當米粒們團結在一起，一枝花的花香可以佔滿一屋，一棵花樹，可以把一個小村香得抬起來。那些日子，小村醉得像一條飄來飄去、隨香蕩漾的船，所有的香都整日整夜地不合眼，小鳥的歌聲也在天空的

亦有可閱

閱讀無貴賤

青絲

有社會調查顯示，中國人的閱讀量正呈大幅度下降的趨勢，其中一個重要調查指標，就是問受調查人，多久沒有看過一本成冊的書了。應當說，國人的閱讀量下降，是不爭的事實，然而，以是否「看過成冊的書」為調查依據，又多少有失偏頗。因為不看成冊的書，只看雜誌報紙算不算閱讀？如果算，這樣的調查數據就是沒有問題的。如果不算，那麼雜誌報刊又屬於是什麼樣的讀物？

通常來說，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人會認為大眾流行文化較為淺薄，沒有足夠的深度，由此延伸，作為大眾流行文化主要載體的報紙和雜誌，也無法與學術著作、反映刻劃世情世態的小說相提並論。故沒有「看過成冊的書」，就不算是閱讀，給人造成一種誤解，雜誌報紙是消閒的產品，在

紙也是獲取信息、累積知識的一種方式，畢竟大眾流行文化能夠獲得相當一部分人，甚至是大眾的喜愛和追捧，必定有着它的道理和價值。因此，所謂的文化深度只是一個空泛的標準，並不能因為自己的閱讀眼界高，就覺得大眾化的、非學術的東西沒有價值。相反，雜誌和報紙的信息都較為精簡，能夠緊抓住讀者的興趣和視點，也更為符合信息時代知識爆炸的背景下人們對於閱讀的要求。

除了獲取知識，消閒解悶，閱讀的另一意義，就是讓自己時刻與新奇事物保持接觸，具有廣泛的視野，令自己的思維和觸覺維持應有的敏銳度，不使邊緣化。從這個角度說，不管是挖掘新聞背景的時政雜誌，還是時尚大眾讀物，抑或娛樂八卦週刊，乃至各類報紙，都有着豐富的信息量，只要有發現的眼光，有價值的東西俯拾皆是。這種可以擴大知識面、不使思維嚴重受制於教科書的作用，與博覽群書、瀏覽涉獵並無不同。在時間有限，一時難於盡讀成冊書籍的時候，也是一種很好的閱讀方式。

清代之際，蒲松齡一生受困於場屋，多次應試而不第，得不到官宦之家教授子弟，長期擔任塾師。東家有大量的藏書，可供蒲松齡閱讀，但他卻對異聞傳說、狐鬼魅魍故事倍感興趣，沒有這方面的信息來源，他就每天早晨拿一個大瓷缸，裡面滿盛茶水，另外準備一包早煙絲，坐到村口的大道旁。凡有過路的行人停下來歇腳，他就奉上茶水、早煙，聽他們講述各種奇聞異說，以及神仙狐鬼故事。凡有所得，他就用筆記下來，再憑着自己的想像加工潤色，經過二十年的累積，最終寫出了《聊齋誌異》。

蒲松齡從時人口述或社會傳聞中採錄信息的方式，與今人閱讀報紙、雜誌是一樣的。獲知並無貴賤之分，只要能從中獲益，就可稱為有效的閱讀。

五線譜上格外婉轉。

家門口的桂花一定也開了。久未回家，幾十里的山路就讓家遠成了牽不着手的天堂。照片上的親人都平安健康，只是不能分享我突然想到的一個笑話。那條守院子的狗若見到我，肯定會像對外人一樣狂吠了。好像看到媽媽又在準備做桂花糖了，每年她都做幾瓶給我們帶在身邊。到了寒冷的冬夜，打開裝桂花糖的玻璃罐，那甜香依舊、金黃依舊；那瓶蓋上，媽媽的手溫，也依舊。

突然而至的花開，會說話似地微笑着，走入幾被物化的心田。未及遲疑，我們已被抱個滿懷。久已疏忽的對自然變化的敏感和喜悅，對自己的關照，對親人或朋友的惦念，在花香裡水靈靈地醒來。

我穿行在薄荷一般的秋涼裡，花香襲人。想起一些與年年的花事有關或沒有一點牽連的人和事，心裡又痛又暖。

很多的自行車和我一起，順着這條叫做桂花路的大街，一直向前，駛向秋天的蒼涼和果實雲集的那端。

文化上是膚淺的，是不入流的。實際上，閱讀並無高低貴賤之分，讀雜誌和報刊也是獲取信息、累積知識的一種方式，畢竟大眾流行文化能夠獲得相當一部分人，甚至是大眾的喜愛和追捧，必定有着它的道理和價值。因此，所謂的文化深度只是一個空泛的標準，並不能因為自己的閱讀眼界高，就覺得大眾化的、非學術的東西沒有價值。相反，雜誌和報紙的信息都較為精簡，能夠緊抓住讀者的興趣和視點，也更為符合信息時代知識爆炸的背景下人們對於閱讀的要求。

除了獲取知識，消閒解悶，閱讀的另一意義，就是讓自己時刻與新奇事物保持接觸，具有廣泛的視野，令自己的思維和觸覺維持應有的敏銳度，不使邊緣化。從這個角度說，不管是挖掘新聞背景的時政雜誌，還是時尚大眾讀物，抑或娛樂八卦週刊，乃至各類報紙，都有着豐富的信息量，只要有發現的眼光，有價值的東西俯拾皆是。這種可以擴大知識面、不使思維嚴重受制於教科書的作用，與博覽群書、瀏覽涉獵並無不同。在時間有限，一時難於盡讀成冊書籍的時候，也是一種很好的閱讀方式。

清代之際，蒲松齡一生受困於場屋，多次應試而不第，得不到官宦之家教授子弟，長期擔任塾師。東家有大量的藏書，可供蒲松齡閱讀，但他卻對異聞傳說、狐鬼魅魍故事倍感興趣，沒有這方面的信息來源，他就每天早晨拿一個大瓷缸，裡面滿盛茶水，另外準備一包早煙絲，坐到村口的大道旁。凡有過路的行人停下來歇腳，他就奉上茶水、早煙，聽他們講述各種奇聞異說，以及神仙狐鬼故事。凡有所得，他就用筆記下來，再憑着自己的想像加工潤色，經過二十年的累積，最終寫出了《聊齋誌異》。

蒲松齡從時人口述或社會傳聞中採錄信息的方式，與今人閱讀報紙、雜誌是一樣的。獲知並無貴賤之分，只要能從中獲益，就可稱為有效的閱讀。